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外集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王華封

椒邱外集

椒邱先生像贊

學而仕則出入臺省遊掌邦禁仕而學則博極載籍主名斯文其履操如寒潭蒼崖炯以秋月其制作如瑞麟威鳳翼以祥雲是宜明啓之占無幽弗燭廉立之風無往弗聞人望之謂浩乎莫知所極其自處則退然不自以云此寵命之申不殊於稷契時亮之績

自協於華勲也歟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經筵講官兼修國史晚生渝北傅瀚贊

椒邱先生像贊

氣正而完德剛而毅經訓沈酣道腴雋味遠追古作激餘藝苑之芳力挽頽波屹立中流之砥含冰蘗士論攸歸弼教明刑聖明所倚聯八座美已濟其世康兆民世已享其利而自視恒欿然信有本乃如是

噫此其所以能守用舍行藏之家法而流行坎止一適夫義也歟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經筵國史官鄉生董越贊

椒邱先生傳

先生名喬新字廷秀姓何氏世家盱之廣昌宋寶謨閣直學士謚文定公坦之裔吏部尚書東園先生第三子也少多疾九歲始就外傅讀書穎敏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大旨有問者備舉其首尾若

道目前事聽者忘倦刑部尚書匡山魏公侍郎豐城丁公皆以偉器期之翰林修撰周君中規嘗至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徽所寫丹鳳鳴陽圖中規因歎文徽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為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閲何書對曰陳子桱通鑑續編也曰子桱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吕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羲軒則採怪誕不

經之談書遼金則失春秋筆削之義似未有當也中規大驚因白東園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景泰庚午赴江西鄉試時姑蘇韓公雍巡按江右欲私見之先生辭不往及入試主司天台章先生陬得其文擢置第一監察御史周君孔明以東園方典銓衡懼招物議乃移置第六明年會試禮部名在甲榜翰林學士江先生淵亦避嫌移置乙榜例授教職辭不受及東園致仕乃登進士第觀政工部嘗奉使淮西巢縣令

閩徽少學於東園以白金文綺為贈先生力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先生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東園聞之喜曰吾兒如是吾無憂矣景泰七年春擢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宗伯姚公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為時用恐其不習於政奈何乃檄先生收糧先生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侵漁者姚公喜謂先生曰推是以往無施不可矣會丁東園憂解任歸

宋樞密陳文定公父塋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甚欲鬻其墳為東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塋吾父吾不忍為也繼丁母夫人憂服闋改刑部陜西司主事先生盡心庶獄無小大必求其情武清農家婦牧牛於野二戍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衛捕盜者執之以為强盜送刑部治其罪先生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强盜也律當徒又有强盜舍逆旅分所刼彩繒遺主翁事覺廵徼者并主翁執之以為同盜先生訊得其情曰此

與盜分贓耳當與强盜殊科司冦陸公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愧廼翁矣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郎錦衣衛隷廣東司其官校恃侍衛親軍恣横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先生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輙捕治不少貸由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修英廟實錄命各部採摭事當紀載者為書上之司冦以屬先生及書上史舘少保南陽李文達公閱之曰紀實而飾以文視諸司惟謄吏牘者大不侔矣遷本司郎中錦衣衛百户有逐其舅之子而奪其

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於官指揮使袁彬囑先生抑訟者先生執不可悉奪財產歸其孫彬怒欲因事陷先生遣覘事者百端擿摭卒無毫髮可指為罪者先生在刑部久凡法比禁例具通其本末陸公及侍郎太原周公新安程公瀞水董公皆重之有大獄具必以屬先生章疏當上者輒使具草吏部尚書古曹李公知先生才且賢屢薦於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既抵任浙寇千餘人壽寧等縣盜採銀礦所過剽掠先生募鄉兵擊之斬首

數百級擒其魁浙冦敗走福寧土豪尤氏暴橫殺人出入以甲兵自隨縣官捕之輒旅拒不服幾二十年先生設方畧生致其父子置於法福清薛氏以所居瀕海歲出諸番互市事覺遂聚衆欲為亂先生掩其不備盡獲其渠黨海道以寧福安寧德銀礦久絶有司責民供歲課民多破產先生具奏减二縣銀課三之二行郡興化問民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先生以聞遂蠲其租都

察院副都御史滕公巡撫福建檄先生分巡汀邵延建
先生徧歷諸縣訪民利病而興除之清流之歸化里介
乎將樂沙縣之間民恃其險僻不供徭賦先生白滕公
即其地置歸化縣其民始奉法令龜山先生將樂人子
孫微甚墳塋蕪穢其書院亦為戍卒所據先生修其墳
復其書院且籍廢寺腴田百畆俾其子孫耕以奉祀焉
典番舶中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先生力辭
不得迺受而輸之庫陞河南按察使福建都指揮僉事

武成以先生薦授閣職及先生行以犀帶銀器為贐先生笑而却之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邪成慙而退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今賑貸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為粥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甚衆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杞縣令李文中皆以貪暴病民而有強援他使者不敢問先生劾其罪或徙或黜鈞州民趙甲歃

於陳乙酒肆乘夜渡河溺而死甲之子訟於官謂甲與乙鬬乙殺而投諸河乙以煆鍊慘酷自誣服坐繫數年先生讞之曰酒肆民居櫛比使鬬必有聞之者肆距河且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奈何以單辭成罪乎令有司驗甲屍腦皮裹有沙石仵作定爲溺死遂破械出之都御史陽城原公招竄流民至河南引先生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原公至皆逃匿先生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

萬餘戶兩覲京師同覲者多重載以遺權貴先生僦車以行所載書籍朝服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劉公檄先生賑之先生躬自撫循發粟以續其食而給錢使葺其居民咸安焉荆民以徭役不均訟於臺劉公又檄先生理之先生驗其丁口登耗貲產厚薄列為九等以輕重授役焉民咸稱便成化十七年冬十一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時山西連歲旱飢米價騰躍先生發

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北人寇邊先生伏兵
灰溝營奮力邀戰斬獲甚衆陞左副都御史奉勑清理
刑獄辯泝冤察隱慝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具以聞多
得末減名爲刑部左侍郎屢辯疑獄請託無所徇屬官
畏其威莫敢恣睢者酋長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鐵内
驚駭紫荆居庸二關尤急先生奉勑廵邊相險阻築城
堡簡精壯厲器械爲戰守備嘗獲間諜知小王子營在
邊守者多老弱又請選精兵間道出擣之會潛遁去不

果用山西大飢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先生請於朝發內帑并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為藁塚瘞之又僦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愛與其庶兄友不睦友奏愛奢僭淫暴等罪且云有異謀朝廷命先生即訊囚愛以待命先生言楊氏據有播州六百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長

四禁羣夷驚疑恐生他變乞審驗虛實重者監候輕者
發遣上從之既而訊鞫具得其情友實欲奪愛宣慰肆
為誣罔先生具以上請且慮其凡弟相仇殺遷友他郡
邊夷以安今上皇帝即位陞南京刑部尚書到任僅二
月召為刑部尚書先生在南都嘗言沿江蘆洲率為中
官占據有訟者輙云買物進奉今陛下既罷貢獻乞以
蘆洲給還軍民由是牾中官意及在刑部拒絕請託凡
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脅以禍福皆不顧錦衣衛

官校出入逮捕但賫駕帖到臺皆不與聞先生言舊制
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文至比號乃行則矯詐無所託
駕帖不必比號則真偽無由辨乞仍給批便又言京師
大水恐内外刑獄有寃枉者乞選官審錄庶以弭災又
言京師軍民多服異服言異言至互相仿效漸成風俗
者乞出榜禁約上皆從之兩以疾卧家上皆命醫診治
又遣中使臨問賜以酒米肴蔬屢疏乞罷上不允然以
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御史鄧魯等乘風誣奏先生不

自辯但解印待罪且乞致仕旣而有旨仍令先生掌印
亦固辭及錦衣衛逮證佐鞫之知魯等所奏皆誣詞上
乃命先生致仕賫宅即行抵家不接人事鄉人罕得見
其面大理少卿屠勳及南京六科十三道累奏欲起先
生權貴多忌之者竟不用宣慰楊愛鬬先生致仕遣使
致金銀為壽並獻名梓可為棺者先生拒不受或譏其
近名先生曰吾道當如是也自初仕即自誓不營利不
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性剛介寡與歷

官皆久而後遷自少好學公餘書聲琅然聞戶外雖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輙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讎校所著有宋元史臆見周禮集註椒邱稿所編選有文苑羣玉唐律羣玉續編百將傳勛賢琬琰集皆藏於家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門生晉江蔡清述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文肅何公神道碑

椒邱公之卒弘治壬戌臘月後廵視江西時也遺命屬

文墓道之碑春二月公配吳夫人先卒敬皇帝賜葬祭
公例得賜祭合葬之典俊疏公完德邃學宜贈謚並乞謚
文猶有阻者嗣是吳給諫世忠申論今正德丙子廣昌
令張爍又再論上曰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贈太
子少傅廕子孫一人入監嗚呼論至是定矣俊得以假
靈卒役公者公出宋寶謨閣直學士文定公坦之裔吏
部尚書東園公文淵叔子第進士為南京禮部主事家
艱復起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福建副按察使轉使

河南轉湖廣右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山西
兼督三關以功轉左入為刑部左侍郎南京刑部尚書
又入為刑部尚書御史鄒魯謀職大理丞公薦魏紳會
公外氏與鄉人奏訐魯遂誣公與聞當道右之已之訊
無驗公乞致仕魯尋謫外尋又以罪論死為天下快言
者累疏起公不果嗚呼論無待是定矣公字廷秀少穎
異年十一二通鑑道首尾無遺病陳子桱續編書法卒
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

書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談書遼金失春秋內外之辨爲周殿撰中規所奇而沉晦周謹時然後出言動必儒賢爲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聞爲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期自公之隙目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文章援據經史謹重而簡則所著宋元臆見周禮集註椒邱集所編選文苑羣玉唐音羣玉續編百將傳勛賢琬琰集秘終其身閟梓行之天下孤介嚴冷法執是確不

可移積忤衣錦衣伺之無其隙大僚大奏讞大制作皆
出其手在閩奏減銀礦課額蠲牛租以無病在民而寘
其稔惡土豪尤者交番薛者於獄在河南出貪横有强
援守者一人令者二人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
甲之子訟乙毆死誣服公讞之曰肆櫛比民居毆必有
聞去河遠負亦必有以見其驗果十甲沙泥乙得辯開
封幷郡境歲飢故事賑至秋公令連賑麥實乃已前後
安輯南陽賑荆襄一再賑山西全活者不可勝計南陽

招回復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戶北人犯邊公設伏灰溝橋斬獲甚衆又犯邊殺邊將戩輔震驚紫荊居庸尤急公往經畧鍊兵立險爲必搗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謀宣撫遂謀奪宣慰誣有反狀公往訊具得其奸奏誅其黨數人革官銷印而還友保寧其他疏還留守奪民蘆洲革官校私駕帖禁京師服飾妖異録罪囚第傜役行賤糴經猷注措皆翊正國是贊畫太平之大端雖未能盡副人意要所謂異同公者殆非公

人也國朝父子尚書何為盛識者擬之范之文正忠宣可謂世澤之綿弘治初與王端毅三數公稱大老可謂人望之重嘗兩得疾敬皇帝命醫胗視遣中官賜酒米蔬肴可謂眷遇之深雖禄世二品巳即貧而義利界畛截不可犯鎮守分惠市舶遺財輸之庫武都司感薦巳有文犀之醯楊宣慰闓謝致飲器秘具皆不納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邱文莊以為知巳而聲色澹然晚年喪道同永孚永弼三子僅一弱孫吳夫人强為立妾

舉承鳳舉瑞麟承鳳邑庠生蔭入監孫一延祿道同生曾孫二洛濂延祿生嗚呼公之隱無愧矣或疑公若涉隘夫繩矩之間寧有餘地公壽七十六墓去其居百武者再銘曰

天維純佑光啓聖明有毓碩人于邦之楨罔鳳誰孳麟誰種靈芝無根醴泉獨涌聯休嗣淑有本有文貞霜夏冽粹玉冬溫上宰望崇總茲銓鏡執虡懸平神力內定秋卿式似繼總邦刑隱幽照燭罝驩順成國有甫申

家有摯陟弗震弗摇並是遺直緜典申錫華衮是宜有訶若神舊德在兹賜進士第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莆田林俊撰

贈何君廷秀赴福建按察司副使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朝之薦紳大夫士咸賦詩贈行虚首簡俾予言以叙其相贈之意噫予何言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以遷屬省部歷禮而刑自貳升長聲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予

何言矧廷秀勵行嗜學發於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鍊夫人能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所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群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爛然於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爲質大而又致用之明

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
必彰一有疵失人皆傳播之指摘之不少容矣豈非
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於扶持善類者恒
切切焉偲偲焉過於憂危非故以是相黨比也其心
誠有在於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
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
憂自危而又相與為憂危則善類以植國脉以壽天
地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

而才敏讀書而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予猶必以是為言者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經筵官瓊山邱濬序

送刑部尚書何公序

天地民物之理具於載籍者浩瀚無涯君子積學既久

融會貫通則體諸身而為德行吐諸詞而為文章敷諸
時而為政事皆契天理合民心而可以垂於不朽書曰
學於古訓乃有獲亶其然乎今刑部尚書何公自少穎
悟絶人潛静篤學凡羣經諸史以及百家書皆窮搜力
索而得其歸趨宅心操行嚴辨可否動必思古人惟恐
自負其所學援筆為詩文雄渾典雅可追於古名家自
登甲戌進士歷官兩京即署擢司藩臬副都臺佐刑部
以至南京刑部尚書所至振頹綱平寃獄革吏弊去民

瀕政聲轟烈溢於中外世之品藻人物者恒言德行文章政事人難以兼若公殆能兼之矣聖天子嗣服之初寤寐英豪以嚮成致治顧惟公在南部事簡才優朝廷之上明刑弼教非公不可者乃以刑部尚書召時公南來甫數日部屬皆視公以為楷範聞公將赴召皆悵然不能為懷而輿論以公是行可大敷蘊抱以澤寰區則又皆欣然為天下得人賀也公世家江右之廣昌為文獻望族其八世祖宋直寶謨閣學士文定公暨厥考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公皆能立德立言立政以丕聞於世然則公之所學葢有得於家傳者矣文定嘗為提刑吏部嘗為御史而公履歷多法曹則秉法臣時乃公之世職而尤練者以是為司刑元吏固奕秋良御可不勞而理然古人於刑必欽恤寅恭敬忌哉慎敷祥刑以棐彞教使民協於中則足以揚休竹帛光增厥世而道之大行將後不止此也夫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院侍講經筵官兼修國史莆

田陳音序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召詩序 詩凡十六首

上嗣統元之春日親萬幾注意簡任大臣以弼文教比從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請召南京刑部尚書廣昌何公廷秀復以司邦禁公卿大夫咸以朝廷喜任得人而各賦詩為別僚友左侍郎阮公集盈于軸屬璦序諸端嘗觀高宗命傅說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臣相遇之難也公今之賢臣古之弼直非邁迹自

身其正學承於乃祖寶謨文定公家法守於乃父太保
鈍庵先生自公少時已負重名景泰甲戌登第初授南
京主客主事庭草交翠觀書若將終身丁外艱去起復
改刑部再遷至郎中執法不回雖豪右無少假借用事
者啣之欲傾伺累月無得時皆為公危公嚴巳自如彼
用事者竟敗貶公名益彰後用薦累遷為福建憲副為
河南憲使為湖廣左右布政使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建有軍功用轉於左德威清肅邊境剔蠧抑

勢元元用又審錄獄四疏上先帝覽而喜其簡明簡在
淵衷尋遷刑部左侍郎議公久撫山西達軍民之情兩
奉勑行先詰戎兵後賑旱飢以致戎事休而老稚無溝
壑之轉矣既還不狥貴娟潔已獨立退則謙抑下人至
臨大事決大疑則愕愕便便勇冠三軍而利害不之顧
以故寡合久不調賴上出震明於知人即擢任南京以
培國本於萬年無幾名復以用天討之五刑此非公之
賢而聞望素隆奚能得上之寵遇而近之重寄如是哉

夫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千載一時公獨能寵遇而重寄
其急趍也何以俟終日乎在途之趍固欲其急在廷既
覲當體上之意夫古之善用刑者莫如臯陶蘇公臯陶
事舜明刑弼教以致好生之德洽蘇公事成王式敬由
獄以致王國之命長以公平昔學於此不以虞周大臣
所以事君以事吾君吾不信也意上之用公又有重於
此者公必直道而行若枉道事人幸遇圖食有志者所
不為曾謂為之乎此璦於公之行喜上下之遇共成隆

古之治功羣公相與詠歌以致期望之意瓔於是乎序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前翰林侍講學士經筵官同修國史金谿徐瓔序

送司寇何公赴召

與君並命到留臺又送君承召命回竇氏已看傳世業蘇公原是濟時才行裝滿載皆書卷祖道臨岐共酒杯除遇明良真不偶好將事業贊康哉

晉陵王輿南京吏部尚書

纔掌南邦禁邇陪又北行憲官新舉直聖主舊知名日下綸音降江邊候吏迎山河歸路熟日月仰天明春戴仙舟滿風移客棹輕百年餘慶在兩世一官升冕兎重交活枯枝再俾生當朝父子貴信史古今榮宣父敷仁政皐陶種德刑龍江樽酒別戀闕不勝情

華容黎淳南京禮部尚書

南北多年著盛譽平生清望許誰如秋卿甫拜臨留部温詔俄徵侍玉除嫡教正應同大化築門寧記過高車

明良遭際誠千載好展胷藏萬卷書

鉅鹿耿裕

歌罷驪駒畫玉餅春江浩浩柳青青丈夫事業昭千古

聖代恩波湛八溟范老家聲原有自舜庭德教欲無刑

昨宵耿耿蒼穹外一點光芒是法星

古雄侯瓚

西疇家學舊知名父子三朝列上卿詩誦皐陶能淑問

心存天地務持平恢恢賢路因時啓望望仙舟照眼明

仰止惟應自前昔不緣隨隊看花行

黄巖黄孔昭

平生鯁介獨超然敭歷中朝亦有年接武夔龍入共羨故家文獻孰誰先南畿沛澤纔敷布北闕徵書又召還霖雨鹽梅知有待金陵洗耳聽音傳

長安李益

世業儒冠重古盱明時相繼位尚書纔承驛傳來南國又捧宣書拜玉除弼教兩京隆治化爲霖四海際唐虞

皐陶事業堪銘册耿耿聲名永不渝

玉融王克復

經濟才華動聖明忽承優詔復之京錦帆初掛江天曙
玉勒頻嘶驛路晴調鼎廟廊資燮理持衡刑玉付公平
貞元會合生良佐未許皐陶獨擅名

西蜀吳宏道

多君才德廟堂珍英英氣節横秋旻孔壬䦨被縱熏灼
有刺豈肯輕投人聖皇御極六龍起八座高遷響人耳

相逢纔聽金陵鐘丹詔又催輔天子嚴翁老冢宰四海
咸知名手扶日月廻雲漢金甌獨覆天光榮一鄉兩世
登台輔時論同歸天尺五風雲慶會泰階平期收勲名
冠今古

古括虞瑶

楊柳江頭春尚寒五雲髙處是金鑾官船風送還朝去
客路人爭駐馬看盛治只今逢舜禹祥刑自古陋申韓
尚書草履傳家舊須遣聲光永不刊

聲望年來冠士流綸音端爲老成求好文天子思賢佐

莆田吳希賢

執法尚書慰主憂惠若陽春資庶物心如霽月照清秋

夔龍畫在雲霄上事業應期繼有周

洛中翟瑛

綸音煥發下南畿春暖江頭彩鷁飛四代尚書恩不忝

兩京司冦世應稀雲龍遭運乾坤泰夔禹勲名日月輝

晝夜兼程當宁望長亭休歎故人違

莆田陳音

早步青雲萬里程恹恹德業重時評尚書袍笏承先代司冦鑑衡歷兩京南省秋霜雀角散北臺春暖馬蹄輕顧予何幸亦膺詔驥尾期追入禁城

泰和曾彦

九重有詔趣還京去住公應繫重輕周室舊稱司冦獄虞廷今賴士師明天顔咫尺瞻宫仗仙珮委蛇聽履聲却恨後生南望遠三台高處不勝情

屠勳

快覩祥鸞上紫霄自憐幽鳥亦遷喬南來北往無寧歲我後公先只數朝漢室何須徵賈誼虞廷端合問臯陶到京煩語吾兄道五月應仝宣政朝

四明楊守阯

盱江文獻舊簪纓橋梓高遷八座榮兩世賢勞推宦業百年忠義著家聲金門曉日彈冠慶玉殿春風聽履行老我同年最知己臨歧分手若為情

上官㐲勤

送刑部尚書何公歸盱江序

天下之書士所當誦習而施用者若經史文賦章程法比雖其議論有大小淺深之殊而惟用之適顧專攻者或泥於偏滯博取者或失於泛濫皮膚口耳之學無所往而適於用斯患也亦恒有之故倪寬以經術飾事雋不疑以經義斷獄竇儀讀書以為翰林歐陽䂓文章以為參政孔休文解朝儀以為郎官學之不善則雖經如

陸贄文如柳宗元不免為罪人法令如張湯不免為酷吏典故如陳彭年不免為佞夫揆其所就而所學可知已若用舍顯晦則皆時之所為豈君子之所計哉刑部尚書盱江何公受尚書學舉進士以博洽聞為部屬遂精法律同署者皆自謂不及為大臣出行荒政則先賑貸蓋取諸周禮服苗蠻則先撫恤次攻伐蓋取諸春秋至於議大政斷大獄則雜取諸子史百家之言皆有所依據不為空撰臆說苟且滅裂之事非庸流悍吏之所

敢望又以其餘為著述為詞賦皆合體裁該時制鑿鑿乎若不可闕者要其所學可謂專而不滞博而不濫者矣而公益篤嗜不厭雖家無贏貲食不重肉而諷誦抄錄常若有餘雖剖決如流庭無留案而稽據探索恒若不足其所施用愈多而愈不窮故登朝歷省人皆想望翹企以冀其來及其解簪組歸田園則惋惜不暇以為不易得蓋公自掌邦政以來有所咈嘗累月不視事上疏乞歸者亦屢矣察其意殆將歛未究之事業於不朽

之文章去留進退無所往而不得其樂者著宋論八固
有見之者矣又嘗欲輯國朝諸制作爲一代之典而尚
編未究其所自爲文章不與之並傳於後也哉夫政雖
大臣猶分曹限職有所不得爲文則天下之大無所不
得與其緩急雖殊而遠近之辨又如此公之去安之其
不得爲用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有之予辱知公謂其不獨宜於此而又有於彼也故因
部院諸公卿之贈追而爲之辭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

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講讀官同修國史長沙李東陽書

贈大司寇何公廷秀致政還廣昌

一篋圖書出鳳城衣冠堪繼洛中盟清朝事業終無愧白首功名去亦輕薏苡豈能汙馬援蒲輪還擬迓申生紛紛為謝梁松客千古妍媸史有評

天書一夜下楓宸禮退還應易退人展獲名高三黜後晉公獨擅午橋春眼前得失何須較身外存亡始是真

老我樸忠無處着空瞻山衮惜元臣

三原王恕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尚書致仕尚童顔千里清風一棹還定性有原秋水淨

素心無繫白雲閒立誠未始違前訓知止還應免後艱

更羡文章可傳世幾多末學仰高山

雲間張悅 南京吏部尚書

賦得麻姑山奉司寇何先生致政還盱江

維斗分野山有麻姑上陵天樞下壓坤輿其名洞天也

第居三十有六其為道里也周遭四百有餘清泉白練濺沫乎其間兮流瀑布於匡廬丹霞紫氣杳靄乎其巔兮照初日於香鑪爰有仙人氷肌玉膚雲騈鶴馭玉珮瓊琚逍遥乎是者不知其歴幾千萬年但見山因是靈而名冠華蓋酒緣是美而味勝醍醐飲之者心醉望之者神愉固嘗見詠於騷人而垂名於竹書矣客有倦遊而歸過此山招麻姑之神而問之曰子之有是山也蓋云久矣亦知其含氣以生物息機以調神之為消息盈

虛者乎木晦窮陰春必華敷鴂鳴氣至蟲蟄冬初倏陽

德之方亨忽歲事之云徂子徒名能洞燭化機盜竊元

氣若是之篋能易於胠乎麻姑笑而答曰客因隨吾名

與山俱而不能與之為徒吾亦謂客理窮萬變而獨不

知今吾之即故吾也方吾跨大鵬歷清都垊五岳杯五

湖朝刷景乎暘谷夕收功乎桑榆長歗一聲震撼八區

蓋嘗勞塵凡下土張目遠盱矣然而舊鄉不能忘乎睥

睨衷情不能免於欝紆所以瀝膽金鋪稽首玉除帝固

許吾飛舄雙鳧税駕𮌟駒矣猶慮夫林慚吾變谷謝吾
逋幸文不移於北山失不咎乎東隅還吾居於丹霞之
壁反吾服於列仙之壥吾因得馭氣凌風邀客相歸於
是乎于于矣客乃能鴻冥杳漠蜕脱濁汙不待乎黄鶴
之招巳巾乎柴桑之車孰謂客於兹山而背少孤乎且
有仙則名其説近諛地因人勝其言不誣吾不能與客
並駕而齊驅獨以為鞭背不能不增兹多口借鵬不能
為辨其本無吾名不損於仙曹瑕終掩於瑾瑜若是者

客又以為何如邪客喜笑乃歌曰千仞之陟必循途兮萬派之流必歸壚兮從吾所好之何吁兮

寧都董越 南京禮部尚書

遼禽歸睍化衣塵鄉衮還公獨若新三代上追光駕遠六經中見道根真飛鵬下副東人望别泪俄沾貢禹巾不信輕雲常在日老成經濟可無人

南昌張元禎 南京翰林學士

執法秋曹遍兩京極知氷蘗是平生衣冠帝簡三朝舊

父子家傳八座榮迈櫂江湖思往事著書林壑見高情雲霄路在平如砥他日蒲輪自在行

長沙李東陽

次賓之學士韻

曉拜金鑾下玉京暮帆高掛渚風生功名自覺秋雲淡富貴誰如晝錦榮北闕無書徵寵渥東籬有菊適閒情百年桑梓月强健共訪神仙地上行

漳浦吳原 戶部尚書

四朝聲價重南金江右斯文未陸沉希聖希賢千古志
為民為國一生心泰山北斗瞻依近烈日嚴霜矩誨深
優詔歸來無長物萬家春雨詠棠陰

浮梁戴珊 刑部侍郎

衰柳不堪折脆葉先秋零踟躕欲何贈唯有長松青公
家盱水南英姿鍾地靈朅來四十載中外持邦刑秉操
凜氷雪鑑物嚴渭涇具瞻百僚上側媚思潛形春風動
歸興拜疏陳王庭天語再三勞卿車其少停云胡雁口

語羣蚊聚喧庭九閽不可叩鮭繽將為聽公歸遂初志欣然駕軒軿是非付公論昭晰惟滄溟故園松與菊久遲迎前迴山水有餘樂海鷗還共盟達觀世所稱如如芬德馨尚友前古誰曲江張九齡愧子拂塵服餞别臨長亭去旌望不極矯首空馳情

濠梁顧佐僉都御史

孤立誰能久不歸人家鷹犬峙危機天高讒口誰真偽論定公心有是非百世文章洙泗水一生清節首陽薇

富文再召應難免只恐青蓑戀釣磯

樂平程楷 翰林編修

學行才名重一時青蠅點玉未能虧朝端氣節華夷見塞北風聲草木知去國喜無軒冕累還家賴有鶴琴隨洛中不久聞司馬指日徵書下玉墀

要作人間大丈夫肯隨流俗避艱虞水霜素服平生操薏苡從教衆口誣千載是非公信史一時得失等樗蒲胷中萬慮都灰盡惟有青山眼不枯

平生法從仰儀刑父子尚書重古今孔雀不知牛有角

莆田王穆翰林編修

淍河寧識燕無心暫時畫舫辭烟渚指日蒲輪出漢庭

遥憶温州人物論風雲布護却金亭

延平劉璋工部尚書

寄致政司寇何公

白首孤忠頼主知聲華贏得重當時家山别業雖堪樂

砥柱中流更有誰君實有才終入相仲淹無病可容辭

黄花莫戀東籬好只恐吹香到鳳池

縮地無由侍教難泰山北斗幾回看祇知范老能憂國

豈料逢萌便掛冠静裏江湖雙眼闊酒中天地寸心寛

蒼生久渴商霖望未許東山卧謝安

晉陽韓文

次貫道韻寄司寇年兄

道藴胷中只自知行藏舒卷却隨時三槐名位應堪並

五柳風流肯讓誰華髪滿頭良可惜青尊到手不須辭

閒居莫問浮沉事烟雨垂竿釣碧池

赤心奉國罔辭難模範應留後世看動止不違周禮度
風流却笑晉衣冠逍遥山水襟懷爽傲睨乾坤眼界寛
只恐聖明懷舊德蒲輪還見入長安

貴溪邱鼒　都察院僉都御史

江西監察御史陳銓題為分辨小過以全大臣名節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廵按江西監察
御史陳銓等題嘗聞用舍固由乎天因得罪而舍者大

丈夫有終身之玷進退固聽乎命因斥逐而退者士君子蒙没齒之羞此大臣小臣之當分大過小過之當辨也昔陳平受諸將之金而不見罪於漢高趙普納吳越之賂而不見斥於宋祖是二君者豈敢用其不廉不法之臣哉一則取其有戰敵之能一則重其為社稷之臣心雖知之未嘗顯言而置於法蓋欲全其大義而隱其小過也視彼以二卵而棄干城之將者其賢否何如哉洪惟祖宗制律立法有八議之條而賢能故舊之不棄

有六贓之罪而親故餽送之未聞也又我朝列聖相承重大臣通人情之法律也臣竊見刑部尚書何喬新為鄉里之屬託而得罪不知屬託之罪可原八議免之乎受鄉親之土儀而玷名亦不知親故之物可以六贓坐之乎劾者以一時之見而不察其平日之操存議者以一事之失而不論其平生之得喪荷蒙聖恩念以先帝舊臣不忍加罪放歸田里為何喬新者粉骨碎身思莫能報投閑置散樂不可言但臣以何喬新素持操守之

名一旦以失守而舍久著執法之譽一旦以不法而退
此所以為何喬新有終身之玷沒齒之羞而未能雪也
且何喬新之德政文章臣不敢論謹以臣今昔之所擊
見者為陛下言之臣係湖廣永州衛人成化間何喬新
任湖廣布政使前此任布政者其他贓私亦未悉知凡
遇府州縣僉送農民到司假以區罰紙價為由每名或
罰銀一兩或罰銀五兩方得撥叅吏役一年之間不下
萬兩任隨花銷侵欺積弊之久遂為當得自何喬新到

任之後州縣農民不許濫僉區罰之弊盡行革去科派
無損益之私錢糧無那移之弊民懷吏畏清徹湖湘至
今人尚思之此何喬新操守之實跡一也成化二十二
年因四川播州宣慰司宣慰使楊愛與弟楊友訐奏不
軌不法重情蒙朝廷差遣何喬新同錦衣衛指揮劉剛
等詣彼勘問臣彼時任四川内江縣知縣蒙何喬新等
取臣前去委用勘事臣見得何喬新一以朝廷委任為
重二以地方生靈是念不為目前之謀必圖經久之計

凡楊愛楊友所奏事情逐一勘問明白奏蒙將楊友革
其衙門隸屬軍衛削其官爵安置有司存其產業周急
用度凡百處置一出於公無不停當使楊愛之禍已息
楊友之心已安彼時何喬新若肯狥私而存留楊友之
官爵不革安撫之衙門則萬金之富可立而至今日楊
愛楊友兄弟仇殺之禍豈能得已乎即今廣西土官連
年仇殺皆由上司處置不得其宜蓋可見矣此何喬新
之實跡二也臣於弘治十年八月初二日欽承上命點

差廵按江西訪得何喬新自蒙朝廷容罪歸家常懷感激畧無怨言閉門託疾而親朋不得覩其形晦迹潛身而官府不得見其面所存益正所養益高此何喬新操守之實跡三也夫以何喬新始而堅操守於居官之時既而全節介於退閒之日何為受親故之物貽全德之累是辭十萬而受萬也雖欲致富豈為此哉此臣之所以為何喬新不能不發長歎而太息也昔宋趙抃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其言曰小

人雖有過當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於戲趙抃之言可謂深識遠慮真知大體之論矣奈何何喬新稟賦之性太急惡惡之心太甚得罪於人者頗多今至此孰肯為彼陳其事而雪其恥邪此臣之所以諄諄言之切切辯之者豈敢沽名於人市恩於彼哉蓋為大臣不可不敬也小過不可不宥也不然周公何以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伏望聖恩以大臣為重以故舊為念以小過為宥斷自宸衷乞勅

吏部合無查勘何喬新如無疾可用則行取任用如老病不起則慰勞嘉奬以存君臣故舊之恩以雪終身汙辱之玷以全進退用舍之正非惟何喬新一人感聖恩於無涯則普天率土亦皆知聖恩敬大臣宥小過之洪恩也凡居臣下孰不披肝瀝膽致身盡忠於國哉臣以庸愚叨居言路凡有所見不敢緘默昧死上言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隕越之至等因該通政使司官員奏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題為乞恩褒異舊臣事據江西建昌府申據廣昌縣報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縣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病故看得本官歷中外全德始終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誠為中朝耆望名世碩臣緣本官與刑部尚書彭韶吏部侍郎葉盛人望相同合申乞照彭韶贈太子少保葉盛謚文莊事例奏請贈謚及賜祭葬以快人心等因到臣行間又據江西布政

司呈同前事查得何喬新妻夫人吳氏先於本年二月內病故已經奏差進士林魁督造墳塋本官丁憂回家守制行委該府同知沈景督造外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為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刑部尚書彭韶忠亮懿醇何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治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德純名文學政事節槩皆屬心焉及位序已極請老歸榮識者猶以不盡用為歎疏起者再四彭韶沒有贈謚仰悉我聖天子

優異名德盛心然彭韶學有經緯道適中和危言峻行
廉閔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與憲則又
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謚文彭韶宜
無靳況追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訥謚文恪南京吏
部尚書魏驥謚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
修謚文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謂彭韶正色立朝先憂
為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
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捨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

外之心為後世史書之信今何喬新之卒該府兼舉彭韶官階葉盛文莊事例為言似亦有未慊於彭韶之謚而欲求畀何喬新以文者或疑彭韶何喬新非出翰林不得謚文不知謚以責名實公是非聖君賢相所以右人文昭信史而風動士大夫者端亦藉是况吳訥葉盛魏驥近事甚明而李時勉先謚文毅曹鼐謚文襄王英謚文安後各謚文忠著例歷歷可舉者哉此臣所以不揆狂昧特為申請伏望陛下褒崇舊德特隆何喬新贈

祭開壙之典仍勅翰林院叅詳臣奏擬以公義將彭韶再議與何喬新果合文正忠獻貞宣恭肅憲恪諡法具議上請聖裁易去彭韶惠安舊諡庶名實允符臣工胥勸緣係褒典舊臣及改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邦問題為乞恩優厚病故大臣事據江西建昌府廣昌縣申據本縣東隅一圖官籍何延禄狀告有祖母夫人吳氏先於弘治十四年二月内

病故將情具告申達蒙朝廷差有進士林魁祭葬中途
丁憂去訖一向未舉今於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有祖刑部尚書何喬新亦故乞憫念申達合干上司
轉行具奏照例贈謚祭葬庶不有孤恩典等因備申到
臣照得刑部尚書何喬新歷官年久終始一節文章政
事巋然人望進而立朝則足為天下之倚望退而居家
則足為鄉邦之儀刑今其病故殊可憐惜况兩喪在家
子幼孫弱尤宜優厚如蒙乞勅該衙門查照將已故刑

部尚書何喬新考其平生履行若何照例加以贈謚賜
以祭葬俾夫妻有歸子孫有望以為聖朝人臣之勸緣
係乞恩優厚病故大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吏科給事中臣吳世忠謹題為公贈謚以彰勸懲事先
該傳聞江西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病故士類咨嗟皆
有哲人漸逝之歎續該欽差巡視江西地方右僉都御
史林俊奏乞聖恩欲與贈謚祭葬并欲與彭韶改謚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前之歎者又有公道

不泯聖鑒不忘之喜該吏部查照彭韶贈官事例覆奏
又奉聖旨何喬新還查他致仕緣由明白來說命下之
後臣等且喜且疑不知陛下知其致仕被誣不辨而去
而欲與之洗濯耶將聖意或他有所在也臣考何喬新
始自刑部主事歷陞尚書學行俱優政事兼備忠勤剛
介老而彌堅識與不識莫不高尚其行及御史鄒魯等
嗔其薦用魏紳奪伊寺丞聽受人言誣以小事本官一
辭不辨歛然而歸識者聞之莫不益高其志及居林下

閉門著書賓客不接州縣不通聞四川有土官感其公道不遠千里資以棺木藥食之費其禮頗厚其意甚勤本官拒辭一無所受夫於此不受則其他可知於致仕之日不受則其平日可知而何喬新之名又充滿於士大夫之耳較諸他人居家走趨貪濁遑遑不已者真鸞鳳之於鴟鴞矣此則何喬新之素行清朝之完人也今夥魯擯於聖明死於積惡人皆為公道之慶為何喬新之快陛下因是而盡滌其微染重賜其贈謚實為海內

衆人之心豈徒何喬新一人之幸必若因其致仕之誣而並疑其贈謚之典如蔣之竒嘗誣奏歐陽修而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謚愈顯胡紘輩嘗誣奏朱熹而後日太師文公之贈謚愈光蓋好惡者一時之私贈謚者萬世之公況何喬新之誣既小且誣又非他臣之比陛下何疑於此而欲廢此公典也哉臣又論之夫為善去惡者君子之本心好善惡惡者天下之公論而操縱予奪人主之大權若官爵贈謚必加於善人而不及於惡德則

公道以服善人以勸若一槩濫及悪德而善人反不能及雖及之而不稱情彼君子孳孳為善之心或不以有無而為榮辱第恐人心不服衆論不貴而在上將無所施其勸懲之典此則國家所宜以為慮者是以前代聖帝明王以及於我朝列聖於臣子贈謚必從人之公論而不敢論一已之好憎甚至予之而復奪畀之而復改必求至於名實相稱而後已者非徒為其人之榮辱計實亦為國家勸懲計也夫蓋棺事定之後而猶公論不

明則中人何利於爲善而小人何憚於爲惡在上又將
何以勸沮之邪臣愚謂國家所宜以爲慮者意竊如此
伏望陛下深念何喬新彭韶砥礪名節爲時名臣有光
聖代勅下該部將何喬新被汚之事先與洗濯仍并將
二人平生文行重加考議賜以髙節重以美謚以慰忠
䰟以愜公論其餘老臣負天下名望或在林下遠方者
亦及時取用毋使如何喬新等既沒而空惜之臣子幸
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惜賢爲國之意謹具奏聞伏候勅

旨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建昌府廣昌縣知縣臣張澯謹奏為録遺功以勵人心事准本府帖下抄蒙合干上司案驗備奉吏部勘合於正德十年六月内陛下可給事中毛憲所奏開稱録文學之臣則自永樂以後闡文立教如尚書薛瑄大學士邱濬等皆究心吾道講明性理文章著述足範後學與凡聞見未及所當録者一體上請恩命如前領賜後該本部覆奏奉聖旨是欽此欽

遵通行廵按衙門且欲悉以監司守令之見等因到臣
准此臣伏見本縣已故刑部尚書何喬新由進士歷官
刑部尚書累上疏求罷政尋蒙孝廟准令以禮致仕歸
家杜門著書足跡未嘗至城府後該大理寺屠勲及給
事中楊廉等屢薦不復起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内喬新
終於其家朝廷遣官諭祭及葬亦如之臣仰見先帝優
禮故官藹然唐虞氣象而出於尋常萬萬矣臣竊禄兹
土查看得喬新歷官中外全德始終篤學力行清修苦

節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嘗與大學士邱濬為道義交平居每相語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幸死則後死者銘之此其自負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今邱濬之書家傳人誦而喬新其友也記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況其平生出處大致彰彰較明如是而使之寂寥無聞吏玆土者固與有其責矣既又獲覩其門人提學副使蔡清所作小傳歷溯師友淵源備見規模宏遠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

垂世其信道之篤既無愧於薛瑄而著述之多實可配
乎邱濬奈何數經兵火不過存什一於千萬耳臣竊惜
之間又訪其致政家居也安貧守節樂道忘年聞有四
川土官感其在任公道之恩不遠千里資以棺木藥食
之費其禮頗厚其意甚勤喬新堅然却之一無所受夫
晚年如此則壯歲可知致事如此則守官可知蓋由其
平日謹獨工夫深潛縝密無所為而為義者故其辭受
取與之際又盡彰彰較明如是真可謂昭代之耆儒夫

豈獨近世之名宦雖其前長刑部秉道嫉邪為讒夫鄒魯所誣然而賣宅即行没齒無怨深得大臣體清議之在昔固已甚明公論之至今久愈難掩前該巡按御史陳銓已經具奏辯其誣謗之故又該巡撫都御史林俊疏其行事欲舉贈謚之典而給事中吳世忠又詳議而申論之且曰鄒魯擯於聖朝死於積惡人皆為公道之慶為何喬新之快因是而重賜其贈謚實為海内衆人之心又曰如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而後日太師文忠之

贈謚愈顯胡紘輩嘗誣奏朱熹而後日太師文公之贈謚愈光蓋誣善者羣小之私而贈謚者萬世之公此臣於喬新所以表其為昭代之耆儒而不但稱為近世之名臣凡以此也其屈也不久則其伸也不大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長臣仰惟先帝之於喬新可謂無負而羣臣建白又如是之力當時吏茲土者萬一能將順德意則贈謚之典亦不至於久曠矣惟其未然臣又竊惜之曾見名臣錄內尚書魏驥致仕病故蕭山知縣李棨

上疏請謚後得賜謚文清嘗欲援此事例再為喬新申
請顧念遠臣之體當務晦藏是以對案細思將作復止
詎意伏遇聖明舉行曠典羣臣將順之不暇此固千載
一時也臣以踈遠之微亦與博訪之列敢不奉承詔旨
宣揚上德而共成此清明盛事哉今准該衙備奉前因
質之鄉評參以衆論同然一辭臣過不自揆竊惟喬新
所有贈謚及録蔭之典委的事體相應但恩典出自朝
廷國是須歸廊廟如蒙皇上俞允乞勅吏部看詳臣奏

仍行禮部議擬應得謚法一體施行則賢人君子有所
資以為善而世之所謂讒夫者亦將有所憚而不敢為
惡矣豈特何喬新之幸實斯道斯文之大幸也臣無任
悚慄惶恐待罪之至為此具本順差縣吏譚輝謹齎捧
奏奉聖旨是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准贈太子少
傳廕子孫一人入監讀書欽此

都察院都御史林俊祭文

嗚呼我公先公太保嵬然物望公貳吾閩臬時岳蒙泉

出自內閣守郡居然前輩獨禮下公語人曰是何上宰子與彭正郎齊聲刑部者也蓋從吾惠安公也公博記善文精吏事清剛孤特嘗忤一錦衣伺之一無所得為僉使為岳長任方取忌而名益上流尹上宰嘗曰吾位惟彭可居若李聰之位何無疑也許之如此李聰林莊敏時論重屬者也尹惓愛才名然在其時公巳晋少司冦彭諮以起亦為御史中丞李㳘省用事附者屈起公獨為司冦南京皇上嗣大位大臣多免者三原王介庵特

起為上宰公特入為司冦彭入為少宰時九卿稱多賢

然亦介庵從吾我公馬鈞陽張華亭而已其後公薦長

屬為少廷尉則其御史預為地者也若或奪之媒糵公

事以迎合要人助中傷公不為辯疏歸甚力頼皇上明

聖得請以行明年要人罷憤死御史尋謫去當死於獄

公優游林壑如千年海内望風采占一起為世道軒輊

疏起歳為常嗚乎公之不盡用尼若伸晦之而章白以

完暮景収著述終效斯天也我皇上兼覽旁燭陽舒而

陰慘妙聲迹於無朕斯其謂至古堯舜何以加諸俊在湖南有中貴人至深衖簡已久謂偕事曰林自如是既別挽之山高處闢左右人咨訪人物俊謝不知強數事則應之曰王介庵然老矣國體當善其歸曰宗貫朝廷知之內人無忌焉則其也道之云云又問應之曰彭從吾然病且老矣人情當遂其歸曰鳳儀朝廷知之內人無忌焉然竟誠難處難其代者曰何椒邱曰廷秀朝廷知之內人無忌焉則其也道之云云嗚呼吾輩持論其

然耶則可慨也弗自顧惜而妬人之不右己謀國道固當如是耶介庵與公表表特偉稱大人物者也猶盡氣力為敵必排使解去妨賢病國其母畏人言亦至矣嗚呼適自絶而已矣俊吏于公嗜近酸醎故誤被公知凡所遷叙私自為過則以為非私自為驪則顧以為遲既還海上兩辱公書隱誼微詞與懐而幽意永有餘味無謂而出東廵公鄉自幸得拜床下聆高論以載仰末光則而已矣褒異之跡以公當贈謚從吾當易謚俱畀以

文我皇上若允之矣事出中更罔悉意謂謂既死猶有追憾如彼人者哉嗚呼公道人心誰則終泯之固有嗣俊之章以泄大夫士之忿回天之聽以易公名埀信史與王彭並傳如韓范數公者固未得終易之也嗚呼公有知乎公有知其曽是為意耶國論之公史官者之專責也嗚呼哀哉尚饗

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尹直祭文

於乎人有邪正天有陰陽盛明之朝不能無小人但不

使之猘噬鴟張公何幸夫聖明之在上而不幸夫小人之在旁肆以權奸之鷹犬妄詆瑞世之鳳凰荷明鑑於日月卒不枉夫忠良奉身完名歸榮於鄉葢公之操履德望文章辟如金石峻岳長江出處進退係時之望日月何傷於武叔行止不係於臧倉嗟彼宵人旋皆滅亡狗彘不食其餘碪斧自絶其吭公獨考終於正寢孰不嘅悼而悲傷正邪得失不待較量子所私念同出西江早聯名於虎榜遂遷羽於鵷行心孚誼篤金堅蘭芳中

間出入以相違晚復同處於廟堂公尋陟夫司冦於南都我繼得請退休而南翔適公被台觧后廣昌相並嗟嘆世態滄桑及公家居相憶靡忘以慰以懌詩簡時將方擬放舟於雪夜溘然上從於先皇聞訃驚怛摧裂肝腸顧少長而苟存亦孰短而孰長惟恤典之腆備信公論之有常尚瞑目於九原將愈久而彌光寫哀以詞遠奠一觴於乎尚饗

翰林院編修羅玘等祭文

盱江汪瀛鳳山嶙峋含靈蓄秀鍾為哲人惟司寇公邦家之瑞遭際休明德稱其位早掇巍科聲聞遠揚如麟如鳳如珪如璋歷職刑曹謹持三尺疇能轉移我心匪石掌臬掌藩于汴于閩亦于三楚吏畏民親都憲中臺澄清於外達枉通幽去甚去泰乃佐秋官遂陟上卿為民作則為國持平清苦之操如氷如蘖堅貞之性如松如栢大小之獄必盡其辭民以不寃如漢釋之彼勢重天我無造請一言不交如唐宋璟關節不到笑彼河清

權奸歛迹如宋中丞五鼓朝朝穆穆在列坐聽吏事片言以折夜則讀書對聖對賢奇辭奥義發於大篇好學之心老而不倦百氏衆流兼該貫穿文傳海内書則淵家宗工大手蔚於國華羣議於庭陰闔陽闢有攸弗中我則面赤弗協於中翻然就正我則攸同八柱擎天九重所倚才高忌生行孤謗起何物小人敢爾譸張搆成大獄繆悠荒唐誰謂萬目隻手可掩白璧奚累青蠅徒點正氣方欝公議大喧虎豹在關莫叩帝閽小人徒勞

天道終定匪天之定惟天子聖陳情累表堅請還山心則戀闕身與雲閒愷悌君子神明所勞長大兒孫閱歷耆耋賓客謝絕不忘著書考德問業履滿其廬抱真葆和神清顏澤彼蒼何知台星忽圻訃音驛聞天子咨嗟告祭營葬恩禮有加縉紳聚嘆哲人萎矣百身莫贖去莫追矣杞等同鄉後進景仰高風南歸之後欲拜無從今公逝矣典型日遠水落山空江寒歲晚哀慟之情十倍尋常慟乃天下豈止鄉邦薄禮蕪詞深慚遠致公神

不忘鑒此誠意尚饗

禮部尚書張昇等祭文

軍峯之秀盱水之清扶輿欝積毓此儒英文章政事行義堅貞協天下議匪獨鄉評發軔刑曹佐憲閩海遷臬中州憲度無改吏懾威稜士慕風采開省湖湘政簡功倍命撫晉冀人竦先聲為民保障為塞長城入贊司冦犴獄清平秋卿正位歆動兩京天欲成之早遣税駕雖退而進名播夷夏閉戶著書人事俱謝我朝名臣不朽

有藉究心周禮註疏益優不日而就聖典以修存不出
閫沒乃神遊傷哉經濟竟秘荒邱天限斯人罔躋上壽
乃遭不辰奄失耆舊吾輩疇依有淚盈袖薄瀉我意爰
寄清酎尚饗

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紳祭文

嗚呼孰謂斯世而有公其人者乎公以雄才碩德魁鄉
闈登甲科位極人臣以步先尚書之武何愧於古之君
子崇德而象賢者乎歷刑曹藩臬以晉於中丞大司冦

以執祖宗之法以平天下之獄而能柔不茹剛不吐猛濟乎寬仁兼乎恕其古所謂社稷臣者乎若其最不可及者正色立朝直道行已德高謗興勢孤讒擠雖搆无妄之災乃以有故而去高卧雲山醉吟烟渚而其最不可者老蚌生珠二雛英物方一身之既輕而萬事亦咸足其古所謂嘉樂令德自天申之者乎蓋公之身雖處乎今而其風實追乎古功高韓范學宗鄒魯處已則清而不汚遇事則正而不腐見善則若覩鳳麟嫉惡則欲

投豺虎顧紳謭劣昔任秋署才本庸庸政亦無補荷公甄録進為可語累辱恩遷恐負公舉兹者叨撫晉臺承公遺緒両荷緘題尤切教許嗚呼海宇茫茫孰云知己紳受公知如斯而已方期載駕蒲輪重作霖雨否則優游林下從丁令威以問庚霜楚夫何天不憖遺一老而遂使公乎不起嗚呼哀哉無計登堂何由執紼第使既遣征旆亦出覩邊壘則仰公之遠圖望關城則憶公之偉績徒感徳於百年惟凝思以終日聊緘詞而寓哀康

靈爽其鑒恤尚饗

吏部尚書馬文昇等祭文

大江之右山川毓神廼克生公一代偉人剛方英邁德器天成雄才遠畧作求先民操節矜勵玉潔氷清學識其大志存經綸歷官中外振揚休聲曁掌邦禁海内稱平法訖威富氣凌秋旻風采凝峻表儀縉紳年未耋耄抗疏乞身遄歸故山養重尊生烟霞風月觸處皆春天胡弗弔遽爾沉淪事聞當宁悼念舊臣錫葬錫祭恩禮

荐臻生榮死哀誰其擬倫予輩曩昔恊恭同寅追惟夙好怛焉酸辛悠悠盱江隔越神京賵賻酹奠邈弗可親

駕言緘詞聊寓微誠平生交誼盡此一觥嗚呼尚饗

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祭文

人有越千里而交百世而通者神也氣也非因心之感則迹似之求也良勝於公一何有哉而夢寐間見公者累矣南不夢駝北不夢象非所見也良勝後公生數十年公所居又去數百里稚聞公名長得公文字間思欲

見之而公不可作矣是故每異乎夢之無從也雖然公在鄉為賢士在廷為名臣神氣在天下若日星具目者所共見也周官三夢有所謂觭夢者謂志所向也天下之夢見公者固多矣況良勝為鄉之後進者哉若所謂志於公者未有也嘗讀公與圭峰太史書云獨好名之心未能盡忘所好者非祿位之名垂後世之名也是公肝膈之言圭峰可與道亦信不負所託若良勝者何能為哉公邑有賢令疏公必迹贈命薦加登錄公嗣良勝

嘗與聞每至圭峰所必私忭焉所謂後世之名在公若持券取物無違期也獨謚議未下著作未傳後生之責尚有在者然亦豈敢謂持此足副公之託耶香帛藉手展拜墓道公神氣若生幸鑑斯悃謹告

懐椒邱先生詩三首

落日倚城頭空山翠霧收松坡馳走馬草隴飽眠牛天晚燈揺市風寒笛滿樓憑高舒望眼何處是椒邱

華亭陳良瑚

少日幽居詠楚騷先生一叙品題高拈將濂洛千年意壓倒韓歐兩代豪元晦處譏真活潑汝愚憂國自煎熬南來偶見椒邱稿一夜思公幾百遭

寂寞椒邱何處尋椒邱文學擅茲今師心未信陳公甫好古真知邱仲深雲谷已成脩史志天津自愛打乖吟個中剩有青田老德義風流吾亦欽

順德張燦

續附奏議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建昌府廣昌縣知縣臣陳錫

謹奏為照例乞恩補廕事臣伏聞本縣已故刑部尚書

何喬新由進士始授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復改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

郎中福建按察司副使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湖廣布政

司左布政使精通吏事在在有聲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山西植安邊禦狄之功陞左副都御史清理刑

獄馳伸寃理枉之譽陞刑部左侍郎疑獄悉辯羣情慑

伏陛南京刑部尚書未幾入為刑部尚書邦禁嚴明刑
罰得中既而累遷乞休尋蒙孝廟准令以禮致仕歸家
杜門著書足跡不至城府後該大理寺屠勲及給事中
楊廉等屢勸不起是其進也有功有烈足為天下之倚
重其退也有德有言足為鄉邦之儀刑誠為中朝耆望
名世碩臣弘治拾伍年拾貳月内終於其家伏蒙朝廷
遣官賜以葬祭後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右副都
御史韓邦問吏科給事中吴世忠本縣知縣張燦各具

奏請加贈謚及録廕伏蒙武宗皇帝聖旨是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准贈太子少傅廕子孫一人入監讀書欽此至正德拾貳年貳月貳拾伍日伏蒙朝廷誥命特謚文肅夫崇德報功帝王盛典臣仰見先帝之待喬新恩禮加隆誠無負於舊臣矣緣喬新原廕男何承鳳忽於嘉靖叁年拾貳月内病故合邑士民咸為傷悲臣吏茲土亦慨其雖沾録廕未膺禄仕先朝恩典不無虚負隨准本縣關據本縣儒學生員何洛呈稱委係何喬

新曾孫相應補廕呈乞備由奏請補廕等因到臣臣查得正德拾年拾壹月內本縣奉到都察院巡按江西壹千叁拾號勘合劄付壹道為録遺功以勵人心事內開卯濬廣東瓊山縣人由進士歷任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在任病故贈太傅特進左柱國謚文莊廕孫卯當授尚寶司司丞未任病故正德玖年該伊母韓氏奏乞將孫男卯郊補廕該部覆題奉聖旨是卯郊補廕尚寶司司丞欽此葉盛直隸崑山縣人由

進士歷任吏部左侍郎在任病故謚文莊廕男葉震入監讀書未任病故闕年該部照例查取孫男葉孟琪補廕臣切照何喬新與邱濬葉盛人望相同其廕子不幸大率亦相類邱邨葉孟琪既得補廕則何洛亦得照例補廕矣但恩典出自朝廷國是須歸廊廟如蒙皇上俞允乞勅該部詳看臣奏仍行該部議擬查例將何洛補廕施行則舊臣之遺功可表先朝之恩典不負亦足以激勵人心於將來矣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等因

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嘉靖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吏部覆題二十九日奉聖旨是何洛准補廕欽此

椒邱外集